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譚二

桓子新論上

謹案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舊新唐志同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爲郎哀平閒位不過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極言讖之非經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蕭宗使班固續成之章懷注曰新論二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注又引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

篇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爲十六卷，疑復有錄一卷，故十七卷，其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所載十五事，當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意林所載三十六事，當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閔友三篇，各書所載又三百許事，合并復重，聯屬斷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策，已類相從，定爲三卷，諸引但琴道有篇名，餘無篇名，今望文分繫，仍加各篇舊名，取便檢閱。君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窮，立殿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賢篇，案書篇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識無仙道，綜覈古今，倘僂失得，已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二月。

既望

本造第一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百著
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呂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
乃其事約盡體具而言微也

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

董仲舒專精于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

御覽九百七十六

余爲新

論術古今

術與述通疑當作術古今

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邪今有

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

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

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閒莫明于聖人莊周等

雖虛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邪

御覽六百二

王霸第二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

三皇曰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眾約盟誓曰信義矯世謂之霸此下當說皇帝字義缺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此下當說五帝曰上久遠經傳

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義曰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曰禮義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溟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王者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史記秦本紀正義長短經通變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于百姓

文選典引注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誠包含曰統乾元也

初學記九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亦可曰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

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意林 御覽七十七 案意

林先引三皇曰道治云云後引圖王不成云云御覽次第互易今依意林

求輔第三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

柱棟而人之羽翼。御覽一百八十七 案北堂書鈔二十九引桓階子曰梁棟大臣疑非卽此也桓階三國志有

傳不聞成書故附記于此

王者易輔霸者難佐。意林任子引桓譚云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大舊作天依前後條改才然皆

年七十餘乃昇爲王霸師。御覽四百四

昔秦王御覽八十六 作秦始皇見周室之失統喪權于諸侯自己當保有九

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豬皆可引竿而驅之。自目下二十四 字依御覽加故

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

竝共滅秦遂曰敗也

述曰敗也四字依御覽加

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

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

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隄塞

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曰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

無大小深淺皆斷決于己身及其失之人疑當不從大臣生焉更

始帝見王翁曰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

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脅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曰破敗由是觀

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

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過將救之耳

羣書治要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林意

唯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曰愈人材能德行者治

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曰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曰行術伎

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

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于十也

治要

朝九州之俊

北堂書鈔十一

昔堯試舜于大麓麓者乃領錄天下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

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焉

續漢百官志注北堂書鈔五十九

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

文選后

治獄如水

北堂書鈔四十四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者也

文選劉

越表注三國名臣贊注博

妾論注用魏武帝文注

文選天監三年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

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篋夜光未足喻也伊呂良平何世無之

但知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林意

捕猛獸者不使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

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長短繩是非引桓子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于前問治國于牟對曰

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矣王曰國所受于先人

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

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

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于二尺縱

之制邪王無已應。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四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文選歸去來辭

注王文憲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于邊郡求得駿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

騎引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翁曰諸卿無目不

足示也

統文類聚九十三文選蜀都賦注御覽八百九十七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駟騏驎，牛譽郭椒。

丁樂

統文類聚九十四

賢有五品，謹敕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

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

官本作誠

篤行廉平公

當有脫

理下務上者，州郡

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

才高卓絕，疎殊

官本作疎

于眾，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

也。

林意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文選范蔚宗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

多大材，少不勝眾，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于雷同之

計，曰疏賤之處，逆貴賤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

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

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讓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曰爲國造事，眾闕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舊按云：雖有十善，隔曰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眾，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閒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曰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曰古之賢輔厲王。疑當欲閒疏別離，則曰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設。疑當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眾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曰觀覽，亦可曰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舊按云：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

之金封侯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曰成名肆志，豈復下求，便辟趨利邪？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下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作書治要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立言。

林意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

林意

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材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

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

論衡講瑞篇

案此條不言出新論望文知之故采之

言體第四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皆

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

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

當作居常而守正

見事不惑。內有度

量。不可傾移。而詎曰詭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

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

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

世人有三焉。其智足。曰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

又數陰中。不怙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曰

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

當有知字

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

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

此其知大體之効也。王翁始秉國政。自己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

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肖與諸明習者通

兵

有脫

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曰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

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

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于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呂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眾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呂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眾。當赴強敵。是呂軍合則損。士眾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羣書治要

動如雷震。

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內實外虛。

北堂書鈔

百十六

周亞夫嚴猛哮吼之用。可謂國之大將軍。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五

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己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曰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罽目，曰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地道之謂也。其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曰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目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罽中死碁，皆生也。

史記黥布傳集解文選博奕論注長短卷二國權御覽七百五十三意林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

半城而居之，己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

初學記二十四

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眾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所曰動天地者也。

彙書治要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曰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土木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于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于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于累庶；累庶悅之者，其恩義動人也。本作思義動之，也依意林改。王翁之殘死人，觀人五藏。魏人五藏則字依意林加。無損于生人，生人惡之者，曰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曰興一君用稱。王翁曰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策書治要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曰尊賢愛民為務，是為卜筮維寡祭祀

用稀

策書治要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曰配上帝，禮羣臣躬執羽絃，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

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甚可傷。

御覽五百二十六
又七百三十五

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于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

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

起，無權策，已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莽傳作搏心言，冤號與流涕，

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

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莽書前嬰

見徵第五

東方朔短辭薄語，已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鄙

人有曰狐爲狸，已瑟爲篋，此非徒不知狐與瑟，又不知狸與篋

篋，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意林，藝文類聚四十四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梟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

與典樂謝侯爭鬪，俱坐免去。

御覽四百九十六
又九百二十七

余從長安歸沛道疾，御覽蒙絮被，絳罽，儻乘驛馬，宿于下邑東。

亭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攻余令吏勿鬪乃相問解而去此安

靜自存也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蘇文類聚七十五御覽六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六

夫曰人言善我亦必曰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邪余應曰與僕游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曰示勇

御覽六百八十四

傳記言

此三字依初學記二十五加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

竈曰此且有火災敎使更爲曲突而遠徙

本作徙遠依初學記乙轉其薪竈

類聚八

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乃

十作類聚文類

滅止而亨羊具酒曰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可呼淳

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敎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頰反爲

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也字依菟文類聚加

豈獨夫

本作夫獨

突菟可

已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

其本謀後世多損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

士常榮猶彼人殆

言可已無不通此見微

未能斷句或本詩節南山無小人殆

失事之重輕察消于髡之預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已問人人教已晨起清

作見微必有一誤

之類也

羣書治要

通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若

疑當依下文作君

至獄門通

言遺襦袴于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

誅斷也後遂腰斬

御覽六百九十五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

時字

與吾俱為講學祭酒及寢疾

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破發冢

御覽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三終

全後漢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譚三

桓子新論中

譚非第六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曰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曰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曰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舊校云流恐統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

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曰爲帝十四歲

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舊校云導恐導殷周之長道。褒

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曰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曰定成。而

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

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曰王翁不興。

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肖封建子孫及同姓，

國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疾者不可

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

亡失。

當作夫

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

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脰。

本作脰，依御覽四百九十二、八百六十五改。御覽引本注音脰，生肉醬也。又音

延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

棄而俱。

本作但，依御覽改。

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

分之，反己得而重愛，不肖與是惜肉唾脰。

本作耆，依御覽改。

之類也。翠書治要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

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曰爲存，而反爲墟

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

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

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微聚而不肖用。

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曰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主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于禍。雖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竝。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曰德來。強者不能曰力并也。其性忿鬻。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程難得。是曰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于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曰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築長城。曰分之。漢興高祖見圍于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人漢。火侯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閒。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甯。疑作甯得安。中國曰靈。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曰深德呼韓邪單于。故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曰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

寇安危尙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已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當作乃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已彈當作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當作十七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慍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貢于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邪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羣書治要

王莽

木書作王翁微事者輒變其詞

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

百石二歲而遷補

續漢百官志五注元年西羌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

案莽傳居攝

漢宣曰來百姓賦錢御覽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郡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曰

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御覽六百二十七

王莽

當作

起九廟已銅爲柱薨大金銀錯鏤其上

御覽五百三十一

舉火夜作燃炭乾牆

御覽八百七十一

夫

當作

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

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已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

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

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

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于已德義精誠

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

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

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已數有災異變怪又

不能內自省視畏天威而反外攷謗議求問厥惑于佞愚而已

自誑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羣書治要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

史記封禪書索隱

余前作王翁掌教

當作樂

大夫時有男子畢康殺其母有詔燔燒其

子屍暴其罪于天下

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上封事云昔宣帝時公

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且食其母乃能飛

靈然邪時有賢者應曰但聞梟子反哺其母耳丞相大慙自悔其

言之非也羣士人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賢人之言有益于德化

也是故君子掩惡揚善鳥獸尙爲之諱而況于人乎不宜發揚也

意林御覽四百九十一又九百二十七

呈衣冠于裸川

述異記上

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後漢班固傳上注文選兩都賦注又宣貴妃詠注御覽一百八

一十

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新而暮衣弊

北堂

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七百七十六

道路皆蒿草寥廓狼藉

文選蜀都賦注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眾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已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屨中今眾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眾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責斯已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已定奸邪又內量中丞御史已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已欲有脫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當有誤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已役已筆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臬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于言語小故陷致人于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有疑

脫 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尙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

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

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

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已知皇當作好方道。數

召當有後坐帝帝字行。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

怒子。如武帝者刻暴。已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

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已刑誅。及訴欺事。可無于不至罪。易言

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已。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

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于死人乎。世主

旣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矓乎。書

要治

九江太守龐真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已主守

盜。上請逮捕。詔釐不服。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熱

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

御覽

八百六十三

啟寤第七

龍無尺水無已昇天聖人無尺土無已王天下

林意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林意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林意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

意林御覽六十八

孔子曰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竝至

林意

聖人天然之姿所已絕人遠者也

文選陸士衡宴玄園宣猷堂詩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文選應休棧與曹長思詩注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

文選運命論注頭陀寺碑文注

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礮之桷玄酒不如

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

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六十九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

御覽四百四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

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御覽八百六十八

吳之斲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御覽九百三十二

祛蔽第八

顏淵所曰命短慕孔子所曰殤其年也關東鄙語曰人間長安樂

則出門西向而笑知

六帖十六知字作如間二字

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此

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馬相追銜尾至慕共列

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

林意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號文類聚七十二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初學記二十五卷十六號覽三百九十一又四百九十六六十三又八百九十七

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思精甚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藏出在地呂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北堂書鈔作病發一年而死甘泉賦注作明日遂卒九作病一御覽三百九十三作一年卒三百九十九七百三十歲卒皆誤意林北堂書鈔一百二藝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文類聚五十六又七十五十三又三百九十九又五百八十七又七百三十九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意林

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賈公羊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而問之曰因何服食而能至

此邪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事教臣爲樂使鼓琴曰講習曰爲常事臣不能導引無所服餌也不知壽得何力余曰爲寶公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鑿恆逸樂所曰益性命也故有

此壽

漢書藝文志注辨正論引陳思王辯道論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四十

齊桓公行見麥

宋本初學記作麥

巨人問其年幾何對曰八十三矣公曰

曰子壽祝寡人乎對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曰人爲寶

初學記八太平

袁守記十一

二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卻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地垂一尺所則因曰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又不能後然其地

地僭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內外周偏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爛燭半壓欲滅卽自曰救視見其皮有剝鉉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已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已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中絕故咨嗟憎惡已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已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已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

安能自盡易
盡易之徒燈
燭自盡易盡
字皆當作益

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已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已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已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于體當從內稍出，合于外。若由外腠達于內，故未必由端往也。譬由炭火之燬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後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灸或爲炮耳。曷爲不可已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燬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燹將滅息，則已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御覽八百七十作禿炷矣又爲言前燹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燹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燹儻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已不能，但促

儼秀脂已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已燬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己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已陰陽氣生于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已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宏明集五又略見御覽八百七

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匹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

十歲乃死

御覽八百九十七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

毒魚礬石賊

一本作殺

鼠桂害懶杏核殺猪天非

一本作非天

故爲作也

御覽

九百九十

正經第九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曰滋昏也文選顧延年皇太子擇漢會詩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

萬言漢書藝文志注秦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廷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曰通人惡煩羞學

章句近君君廷必有一誤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曰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林意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已上十二字依北堂書鈔一古文

尚書舊有四十五卷案漢志作四十六卷爲十八篇向自脫誤漢志作五十七篇師古引鄭元敘贊

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則此當云五十八篇古秩禮記有四漢志作五十六卷古論語二

十一卷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與齊下十一字依經典釋文後錄加古孝經一

卷二十章

漢志作二千八百七十二

意林與此同

漢志注作一字

今異者四百

餘字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御覽六

百八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
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烏則天應也二年聞紂
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
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從天曰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
天下御覽三百二十九

人抱天地之體懷純粹之精有生之最靈者是曰貌動于木言
信于金視明于火聽聰于水思睿于土五行之用動靜還與神通
貌恭則肅肅時雨若言從則又又時暘若視明則哲哲時煥若聽
聰則謀謀時寒若心嚴則聖聖時風若金木水火皆載于土兩暘
煥寒皆發于風貌言視聽皆生于心五行大義四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曰承天行化也

初學記九御覽五百三十三

天俾明故命

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

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

風續漢宗祀志中注爲四面堂各從其色曰倣四方藝文類聚三十三王

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曰環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曰

班敎令流轉王道周御覽而復始藝文類聚三十八

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

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傳于經猶

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意林經典釋文敘錄史通十四御覽六百十案君山推崇左氏

如此史通十四又引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

衛宏竝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事與新論違異所未審也

諸儒觀春秋之記錄政治之得失曰立正義曰爲聖人復起當復

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曰爲然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

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曰爲奇論異文而俱善

可觀者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曰爲生熟異和而復居美者也。北

書鈔未改本九十一
五御覽六十八

吳之篡弑滅亡，勢由季札，札不書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古文苑郡
校對事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

識通第十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

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此亦蔽也。意林北堂書鈔九十八御覽
六百十又六百十六

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

天命，亦曰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謝靈運盧
陵王墓下詩注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曰惠休百姓

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

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卽位

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

北堂書

作紀故遂衰增，隆爲太宗也。而溺于俗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

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曰亂宦者，傳論注論尊卑之倫，此其

所蔽也。

御覽八十八

充實殷富。

北堂書鈔十五疑是言文帝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卽位而開

發大志，考古今，蘇文類聚作今古御覽作古模範前聖，故事建

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

北堂書鈔十三引此

二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關自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

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乃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乃又貪

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發軍兵，攻取歷年

士眾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

后過惡而廢退之，卽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讒，衛后

曰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
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
謂通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十二
御覽八十八

漢書陳遵傳云張竦爲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
支曰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蔽也

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于蜀
曰此困乏雄當作子雲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
慕怨死子不能已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至困貧。御覽五百
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譚四

桓子新論下

離事第十一

舉綱已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已賢代意林作賢謂之順意林作已不肖代不肖謂之亂意林御覽

關竝字子陽材智通達漢書溝洫志注案此已下皆言治河事

志云玉莽時徵能治河者已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

竝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

時本空此地已為水復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

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已來河使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

里者可空此地勿已

注河

關

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

類

大司馬當有張戎字仲功習漑灌事漢書溝洫志注御覽議曰事

類

類

月桃花水至則河決，已其噎不泄也。可已禁民勿復引河。

御覽六十一事

類河賦注案溝洫志云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已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概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澁而稍淺雨水多暴至則溢決也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干平地循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隄澁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

漢書溝洫志注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

案志云御史臨淮韓牧已

宜有益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

水經注河水

今所行處非

禹所穿

意林

案溝洫志云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

出發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南

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使河權其都汝處遠大不可復補宜徂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綠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通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與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已事諸桴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富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通兩便可已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爲平地災

害

水經注河水一
據文類聚九

通厯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呂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

朔冬至日月若連璧

初學記四歲
華記麗四

余前爲郎典漏刻燥溼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晝日參呂晷

景夜分

御覽作
暮夜

參呂星宿則得其正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三
十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二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于黃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
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己又
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己又且復

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北堂書鈔未改本
一百三十御覽二

通人揚子雲因眾儒之說天曰天爲如蓋轉

初字轉字依
初學記一加

常左旋

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呂四時厯數昏晝夜欲
爲世人立紀律呂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且日出
于卯正東方暮日入于酉正西方今呂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

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而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刻漏之數何從等平子雲無已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待報坐白虎殿廊廡下已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已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已爲天左轉非也

晉書天文志一御覽二事類天賦注

五藏

釋藏百字二號梁釋僧祐世界記序云相譚相問率五藏已爲喻

言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初學記九

御覽五百三十六

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竝效周讖

梁書劉杳傳

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

文選長笛賦注繁休伯與魏文帝戲注

昔余在孝成帝時爲樂府令凡所典領倡優伎樂蓋有千人

書鈔

未改本
五十五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文選王元長
曲水詩序注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樂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

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

御覽五百
六十五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言禪子兄不能言教弟也

文選魏文帝
典論論文注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言五音

須宮而成可曰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

各各異類就視則皆曰其色爲地四色文飾之其欲爲四時五行

之樂亦當各曰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書鈔未改本一百三
十二御覽七百一

余年十七爲奉車郎衛殿中小苑西門

御覽二
百十五

譚謂揚子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

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

續漢輿服

志上注又後漢班固傳上注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一文選西都賦注寡婦賦注宋孝武宣贊妃誄注

雖不見古路車亦數聞師之說但素輿而蒲茵也

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一

宓犧之制杵臼萬民已濟及後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已踐確而

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贏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

倍

御覽七百六十二又八百二十九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已爲

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已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

之

續漢禮儀志中注

難已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已應

論衡龍篇

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民有會且已相與夜市如

不爲期則有重災咎

續漢郡國志一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

太原郡民曰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爲介子

推故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藝文類聚三湖覽二十七又後漢書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飢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

天下有鶴鳥郡國皆食之而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靂起

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御覽十三又九百二十五

余小時聞闔巷言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曰

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曰日初出遠日中時近案殷敬順列

云槍槍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槍涼據知新論原文具如列子湯

問篇惟槍涼字小異法苑珠林既載列子于前故于新論有所剛

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

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金樓子立言篇亦載此事

關子陽曰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曰知之星宿昏時出

東方其閒甚疏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爲一二

尺曰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于傍也日爲天陽火爲

地陽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今置火于地從旁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乃差半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于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于其西在桑榆閒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朝也桓君山日子陽之言豈其然乎

隋書天文志上法苑珠林七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召名色馬所召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曰奪實也

六帖九御覽四百六

四十

世俗咸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躬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

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三十五又八百三

十七案此下當引成帝問劉向云云如風俗通所載也

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

所加之者也

史記孝武紀索隱又太史公自序傳索隱作遷所著書成目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

雒陽李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余報曰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于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御覽八百五

道賦第十二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九十七

揚子雲攻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

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意林案此約文北堂書鈔一百二引云余少好文見揚子雲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文類聚五十

六引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書鈔一百二十二引云君大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但

遙觀而知不須手持熟察言能觀千劍則曉知之此三條與意林

相當今難復併矣又子雲爲甘泉賦夢五藏出在地或文類聚等書曰事相涉每牽連引之意林一屬法

被一屬道賦今故分錄不索原次云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目三隅反觀吾

小時二賦亦足已揆其能否

御覽四百九十六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部先置華陰集靈宮武帝所造門曰望仙殿曰存仙書壁爲之賦已頌二仙之行

北堂書

二案藝文類聚七十八有此賦并序

辨惑第十三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

林意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林意

無仙道好奇者爲之

通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呂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邪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

意林御覽七百二十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邪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

意林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

疑。文選江賦注五君詠注謝元暉敬亭山詩注任彥昇謝修下忠貞墓故注

淮南王之子。嫂當誤安二子太子遷迎道人作金銀云。鈇字金與

公鈇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御覽八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佞。夫人死，帝痛惜之。

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魂，乃夜設燭張幄，置夫人神影，令帝居

于他帳中遙望，見好女倡夫人之狀，還帳坐。史記武紀集解北堂

選潘安人悼亡詩注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作逸人御覽七百五十七作道人今依水經注王

仲都至，詔問何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乃曰：隆冬盛寒，日令

袒衣，載呂駟馬于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甚寒

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上，燠然自若。因為待詔。至夏，大暑

日。宋歲華紀麗二說此使曝坐，又環呂十爐，火口不言熱，而身不

事曰為服飛雪散

汗出

水經注渭水下三輔黃圖五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四又七百五十七

近哀平閒

雖陵御覽六百四十三作臨淮九百四十四作雖陵

有董仲君好方道嘗犯事

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陷蟲出吏捐棄之既而復活故知幻

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斷簪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

南城有飛頭之夷非爲幻也

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二今本四法苑珠林七十六御覽六百四十三又七

百三十七又九百四十四

哀帝時有才

當作老

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

和再三則罵而逐人

御覽四百六十六

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已給之作金不

成丞相自矜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于金也聞金成可

已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

抱朴子內

篇十六黃白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

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目道焉。

柳覽三百八十二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見其庭下有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

正

論引陳思王辯道論裁文類
散八十八柳覽九百五十六

黃

御覽

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

作期

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

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箔，箔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

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

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于是偉日夜說

誘之，賣田宅，已供美食衣服，猶不宥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

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

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曰：泥自塗，遂卒。

抱朴子內

呂仲子婢死有女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浣濯甚惡之呂告方士云其家青狗爲之殺之則止婢遂不復來楊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已斂未葬忽起飲酒食醉後而坐棺前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御覽八百八十五又九百五

述策第十四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呂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關氏關氏言于單于而出之曰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關氏曰呂遠疎不如及其未到

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關氏婦女有妍媸之性必憎惡而
刺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
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史記陳丞相世家集解漢書高紀注藝文類聚十八百孔六帖二十一御覽三百八

閔友第十五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已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史記

集解

莊九字伯石後漢光武紀注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可云
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四

揚雄作立書曰爲立者天也道也言聖賢著法作事皆引天道曰
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謂
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立立經三篇曰紀天地人之道立

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呂九九八十一故
爲八十一卦。曰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
可損益。曰三十五當作六著撰之。立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三篇也。後漢

張衡傳注通鑑三十注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邪。荅曰。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
于眾。漢興曰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駁曰。何曰言之。荅曰。才通著
書曰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褻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
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已下對大司空王邑納言
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老子其心玄遠而與
道合。語未竟雄本傳作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
然後世好之者尙曰爲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若遇上好事必曰太玄次五經也
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遇上好事必曰太玄次五經也
論衡
篇文選東京賦注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注史
通內篇自序御覽四百三十二又六百二

時農

元和姓纂支韻案此條未知所屬姑棧于此

通人如子禮

元和姓纂漁韻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常有

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

御覽六百十九

茂陵周智孫胡不爲賦訟酬應之文爲大司徒掾見使典定文義

兼領眾事

北堂書鈔未改本六十八

琴道第十六

昔神農氏繼宓戲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于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曰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

和焉

意林載文類聚四十四又八十八文選月賦注鮑明遠白頭吟注御覽五百七十九又八百十四又九百五十六

長

此二字意補

三尺六寸有六分象其之數厚寸有八

富有

象三六數

廣六寸

道藏本意林作六分今依官本

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

廣下狹法尊卑之禮

林意

琴隱長四寸五分隱呂前長八分

文選七發注

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呂爲少宮

少商

通典一百四十四此下尚有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二十一字當是杜佑語不

錄

下徵七絃總會樞要

文選長笛賦注

足曰通萬物而考治亂也

文選思

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九

八音之中惟絲最密

初學記作惟絃爲最

而琴爲之首

初學記十

六御覽五百七十九

琴之言禁也君子守己自禁也

玉篇

大聲不震譁而流

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

文選嘯賦注

八音廣博琴德最優

文選琴賦注

古者

聖賢玩琴曰養心

林意

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

文選長笛賦注

謂之操

意林文選蕪城賦注

操似鴻雁之音

文選長笛賦注

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

意林文選蕪城賦注

故謂之暢

堯暢經逸不存

意林文選琴賦注

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

北堂書鈔

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

文選

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其聲清已微

意林文選

禹操者昔夏之時

北堂書鈔

洪水襄陵沈山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已溢

意林文選

潺湲志在深河

北堂書鈔

未改本

一百九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

意林文選

作操其聲清已溢

意林文選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

意林文選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

爛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鐘

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

曰擾駭角震商。北堂書鈔四十四伯夷操。文選舞賦注長笛賦注伯

夷操下有伯鴻雁之音五字乃總。箕子操其聲滔曰激。意林右

說操字義當在上文非專說伯夷。箕子操其聲滔曰激。意林右

書引見三十四事依意林次第之佚闕尚多本傳琴道一篇未成

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又曰微子操微子傷股之將亡終

不可奈何見鴻鶴高飛援琴作操足說意

林所載正是發首一章故劉歆採用之也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于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曠

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

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也。後漢陳元傳注

雍門周曰：琴見孟嘗君，孟嘗君。蜀志注不重言孟嘗君蓋轉寫脫

加序注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

後賤昔笙賦注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

質抱眞作故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別賦注

而生離遠謝玄暉和王主簿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

無妻兒恨賦注出曰野澤為鄰李陵答蘇武之用掘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

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書注之號秋風鳴答蘇武書條則

傷心矣臣一為之援別賦注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別賦

悽愴而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陸士衡日出東南

流涕亦作寔房下羅帷劉休玄擬古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

楚舞鄭姜流聲曰娛耳練色曰淫目水戲命注則舫龍舟

建羽旗鼓吹蜀志注平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

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

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

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

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

帝。夫曰秦楚之強，而報弱弊，譬蜀志注無譬字依魏都賦注加說苑作譬之猶磨蕭斧

而魏都賦注作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蜀志注無

酸鼻二字依王重寶祿淵碑文注加說苑作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

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蜀志

注作狸依恨賦注張孟陽七哀詩注任穴其中。游兒七哀詩注謝

彥昇爲下彬謝修下忠貞墓啟注改穴其中。游兒修下忠貞墓

賦序注作遊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此六

七哀詩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七哀詩注作于是孟嘗君

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蒙

賦序注作揮角羽。初初字依蒙士賦序注加說苑作切亦初終而

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三國志蜀

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

見溫室拜爲侍郎

北堂書鈔七十一
御覽二百四十八

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處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文選司
馬紹統

贈山陰
詩注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于曲曰上不

足曰爲知音

御覽五百
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茂

茂字子禮，河內懷人。哀平閒，徵試博士，對策高等，拜議郎，遷侍中。莽居攝，已疾自免。更始時，避亂河西，竄融。已爲張掖太守，固辭。建武十三年，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代戴涉爲司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上書禁制貴戚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卽位已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連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王討姦。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赦宥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百厭遠近不緝之情。

後漢蔡茂傳

申屠剛

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仕郡功曹。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罷歸田里。王莽篡位，避地河西，轉入巴蜀。二十餘年後，依隗囂，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呂病去官。

舉賢良方正對策

前漢平帝時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緇緣卽位目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所曰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忠愛慈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已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曰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魯曰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尊其宗黨權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曰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

愠一作慎

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愠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曰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曰天官私其宗不敢曰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曰防未然之符曰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後漢申屠剛傳

說隗囂

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

義兵襲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可曰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曰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曰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後漢申屠剛傳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囂不納

將歸與隗囂書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己獨見爲明而己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曰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

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
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
事急則易計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
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是曰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
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
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
之恩眾賢破膽可不慎哉

後漢申屠剛傳

蘇竟

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平帝時爲博士講書祭酒莽篡位拜代
郡都尉光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建武五年入爲侍中曰病免
與劉龔書

君執事無恙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
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

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而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伯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已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君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于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立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旨。眷顧脚躡。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于天。參之于聖。假君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

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呂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竝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呂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喪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磨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適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

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同。其若是乎。圖讖之占。眾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呂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呂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呂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後漢蘇竟傳

寶融

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孝文寶后弟廣國之七世孫莽居攝中
爲強弩將軍王俊司馬己從平翟義攻封靈武男地皇末太師
王匡請爲助軍遷波水將軍更始卽位大司馬趙萌己爲校尉
拜鉅鹿太守未行遷張掖屬國都尉自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建武五年遣使歸誠授涼州牧八年封安豐侯十三年入朝拜
冀州牧遷大司空二十年免尋加位特進行衛尉事兼將作大
匠永平二年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八諡曰戴侯

上疏讓爵土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己經藝不
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
何況乃當傳己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後漢書融傳又載文
類聚五十一引東觀

漢記又袁宏
後漢紀六

復遣長史劉鈞上書歸誠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
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臣委質則易爲辭臣納忠則
易爲力書不足已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臣底裏上露
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讞尉佗之謀
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
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
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已用心謹遣同產弟友
詣闕口陳區區

後漢書
融傳

上書請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
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
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閒雖承
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

勢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
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後漢竇融傳

封皇子議

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
封建諸侯已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竝爲建國夾輔王室
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高祖
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
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
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
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已廣藩輔明親親尊宗
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
日具禮儀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空融等奏議制曰可

與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巨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

袁宏紀此下有二句云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哭札

無疑之誠于斯有效。融等所曰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已至于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已輔人，難已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已舉事，仁者不違義，已要功。今已小敵大，于眾何如？棄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之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雷子何自起兵？已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

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已德取怨。知且已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後漢竇融傳

竇憲

憲字伯度。融曾孫。建初中。已皇后兄。拜爲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卽位。拜車騎將軍。已征北匈奴。功進大將軍。永元四年。封冠軍侯。遣就國。迫令自殺。

上皇太后疏請已桓郁。劉方入侍講。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縱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已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

夏侯勝等入授于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已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後漢桓郁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二作伏惟皇帝躬天然之姿不肅而成然已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已喻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猶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爲人師行爲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竝爲帝師恩已爲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

賈章

章字伯向融玄孫避羌亂家于外黃安帝時入東觀爲校書郎遷長水校尉順帝初擢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永和中遷少府漢安末轉大鴻臚有集二卷

移書勸葛龔

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
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驚何細疾之足患邪

汝南先賢傳 案矯
慎字仲彥孫章字博

文

竇武

武字游平融立孫延熹末拜郎中呂長女立爲皇后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尋爲城門校尉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與太傅陳蕃等謀誅中官事敗自殺

上表諫宦官封侯

陛下卽位以來梁孫鄧辜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滅相續已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誦讎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已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旣沒宦黨受封快兇惡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絃死

道邈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于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茲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于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憚啓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曰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愷候誅

袁宏後漢紀二

上表

今冬大寒過節毒害鳥獸爰及池魚城傷松竹皆爲傷絕

初學記三引謝

承後漢書

諫黨事疏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曰探幽暗之寶忠臣不恤諫爭之患曰賜萬端之事是曰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

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嘗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茲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茲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已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已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馮祐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竝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已次股黜案罪糾罰

抑奪臣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竄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後漢實武傳

上疏

奉承詔命精爽隕越

文選劉琨勸進表注

屯都亭下令軍士

黃門常侍反逆無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

袁宏後漢紀二二
十二又後漢書

武傳作黃門常侍反
盡力者封侯重賞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湖廣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六終